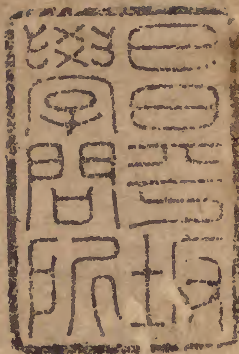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廿四之廿七



陸氏

老莊

釋氏

本朝一祖宗

			五二五七	漢書門
三〇九〇	九〇	七		
册	架	函	號	類

元	五	漢
八	二	
一	三	書
五〇	七	
架	册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册數	30 (28)	
函號	298	24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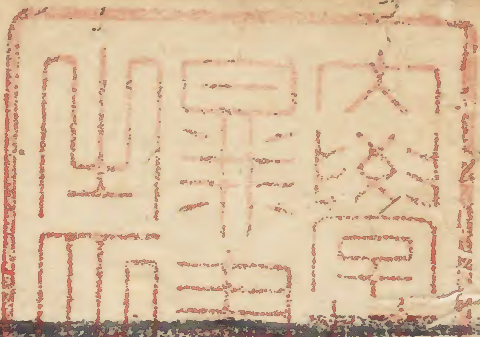
陸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計一版

陸氏

性實難子精神若海。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鈇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
事來口頭說時佛不到今日了他自見得一箇道理只是空
又曰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
不認許多帶來底節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鈇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
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
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其舊間持論亦好
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實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到底已
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



涵

未到地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人頭處若
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言卷處便見得
便行得也

作切了一
切體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嘆羨其說
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表說了更不見切了處今
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
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
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問曾見陸子壽志道獲德說否曰未也其說如何曰大槩亦好必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着脚

叔器問象山師承曰它門天姿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
學者多是就氣稟上做便解偏了

符舜功問陸子靜君子喻於義我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
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去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

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
說得占多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以其說不合有多即
曰不直截其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豈解
犯上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
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如此急迫看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
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其則十數步作
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如
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
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
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
處便將箇硬說闕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

不好處便恃慢無禮便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那許多凶
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學他許多不好恁地快賀孫又問孝
弟為仁之本集註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此字亦只
指孝弟先生曰覺此句亦欠本立字賀孫云上文已說孝弟
乃是行仁之本先生曰此段若無程先生說終無人理會得
透看楊謝諸說如何是理會得謝說更乖孝弟非仁乃近仁
也不知孝弟非仁孝弟是其廢物事孝弟便是仁非孝弟外
別有仁非仁外別有孝弟如諸公說將體用一齊都沒理會

了賀孫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
片衣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
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恁云
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
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

須

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雖自反豈可放過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
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株寓之人
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
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
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
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
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
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
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着言語其
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
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
過先生因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

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植

子靜常言類子悟道後於仲夏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

子無柰告子何棟正己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己也乘道

江西士風好為奇論耻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

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績密

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

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何李晦放元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

書院為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

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可李錄云荆公出論

如某荆公退碎其硯下之藁以為所論同於人也何李錄

同如異惡皆是江西之風如此李錄可

金溪說克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非若尋常他

人所言者也必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

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靜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

在節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却說錯了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易容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

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為故簡不是容易為簡

也道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

不可無子靜說皆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

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

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

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

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惹無意見成其麼人在這裏節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此只

容易

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
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私而已聖問問學
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
為可去也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
常人克去一切念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
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為三此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
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其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
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
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
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
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
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
心又非所謂意見乎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
處又却不肯說破其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

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廣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

宗旨是禪尤令曉此乃捉着貞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

痛辯其說以念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

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

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又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

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念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

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果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

腦甚惡之又戀着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着

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

將出門去果老所喜皆是癡癡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

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痛原被他薄賤汪文為人淳厚

愿痛

誦

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鵲突學問義理，又戀着鵲突底禪，群疑塞會，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其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其問之曰：『侍即曾究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其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下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則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兩端。」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

排

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妨。禪家教更無定今日之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沐

周公謹記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詞，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吾儒頭項多思量，著得人頭痺，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這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
會過更好。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

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非其所非非其所是防

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筆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筆便危殆也山上

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陸之學蕩而無所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上無能名詩云蕩上帝書

云王道蕩上言以蕩為善豈可以為不善邪其怪如此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其嘗竊笑之儒釋之分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所謂物精亦是虛五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節

陸象

先生問人傑別後見象陸山如何曰在都下相處一月議論間

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者多是分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集義却是義襲

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於己不為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為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

其弊自以為是自以為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己不合至如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着蓋釋氏之言見性

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上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為然也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其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

曰信是信其處疑是疑其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
須是當高與它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曉得乃
欲續後於善問問議論只是說得皮外它亦只是皮外若來
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它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
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它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說得
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
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
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它尋常要說集
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齋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
之它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
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
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
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

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
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
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
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
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
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
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
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縱內
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
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
頭處釋氏皆空之必大錄云先生看正淳與金溪往復書云云
今陸氏只管說一貫夫一貫云者是舉萬殊而一貫之小大
精粗隱顯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廢置不講却一貫箇甚底學
要大綱悉養子細講論當與金溪辨義外之說其謂事之合
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為合如此而行之便是內也
具如人有性質曾鈺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為
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

百地四
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必大因言金
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字中一事終論讀
書已是刺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字全在踐履之
說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
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
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恣暴陸子靜之學
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種惡底氣
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鈇山得他書
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
在義甚若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着他意只說儒吾絕斷
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
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
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
夾雜在裏一齊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

多恣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難
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
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
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
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續

迎而距之謂陸氏不窮

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相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備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
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
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
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理出來
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恠如此可畏可畏之本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

無理一
作無禮

蠢與鱸同呈
似音鵠
名似鵠
赤文

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鱖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廣

先生嘗說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底。又論說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下面是私鹽。上面以鱖魚蓋之。使人不覺。蓋謂其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過為學若不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曰。近來諸處學者。談空浩瀾。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士人都顛了。浩

陸子靜好令人讀介甫萬言書。以為渠此時未有異說。不曉子靜之意。珠好

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問都被陸子靜誤教。

悟

間

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拍。言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以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傳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從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誤。今教公之法。只計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聞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子淵定如何。

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剛定還替得公麼。陸剛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此說得之
文卿。冰

因論南軒欲曾節夫往見陸先生。作書令去看陸如何。有何說。備寄來。先生曰。只須直說如此。則便謂教我去看如何。便不能有益了。楊

因說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物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這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

下卑

面米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畢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畢者必入於管

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賀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不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

中還有此樣語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後如何。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不成。說才孝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言行。堯行真箇能除行。後長方是。下二
將詳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卓

或問陸象山太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

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准以比不可得而知自准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必問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必問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

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
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
恁地含含糊糊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
日應事接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
意孫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
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
無許多事他都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
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
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孝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
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
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
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
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

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
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
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
却不如比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
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
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胡鶻突遮蓋
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
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
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顏子是着多少
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
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
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
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說克
己復禮便是負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

家歸其仁施之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眞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門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象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其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迭地步步做上去續

計行又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到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驚將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惟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裏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而今人說不曾以他用功如何便說

底

却

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為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也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

所以無往非學

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交方學不可見見婦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羨羨若自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且自作工夫學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之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洒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格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

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他鬪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其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物不轉了又不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它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

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梯穉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不如稗穉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揚敬仲有為己工夫若肯窮理當其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李只是任它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至之舉似揚敬仲詩云有時父名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此意如何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名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與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

將去豈可更帖着一箇意思在那上其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畧畧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其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道

揚敬仲已易說雷霆事身上又安得有且要着實可

揚敬仲說陽文一畫者在已陰文一畫者應物底是先生云正是倒說了應物者却是陽沫

揚敬仲言天下無制肘底事沈叔誨言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振

揚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揚敬仲文字可毀冰

樞學有首無尾發學有尾無首繹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說冰

有說悟者有說端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自尋一箇道理以為善根脚虛矣非鄉人皆可為堯舜之意說悟指端倪端倪指

因論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為說說出無限差異胡文定曰首有句說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誑惑眾生者是也謝家孫曰諸子

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必大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確磴

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既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其此來為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

錢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

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謝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五計于六版

老氏別

○老子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符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廣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神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豪於已不便

便不肯做闕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斧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



場徧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嘗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

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自有別人與它

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營曰此正推惡離已曰固

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

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

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營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

問揚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

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

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

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

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子最

恐它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

支搭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

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

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詩策不須多

只消三兩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憫

問揚朱似老子項見先生如此說着來揚朱較放退老子反要

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

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

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之類

揚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揚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

論揚朱孟子闢揚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

計

武帝是得其低底被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騙取
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辯說得好痛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刻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
不做官然善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薄見論語類

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踈曠方

○莊子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
拘檢便兀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燕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
不足為邵子却有規矩方

李慶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林作棋

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

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太了故孟子力排之義綱同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

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滕宋大梁

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

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因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

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

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節折之徒與夫堅

白異同之論斯譯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

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

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手足懸空却要吞話皆

是此意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辨說數語似好曰
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

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淡都不似西京時文章廣

○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廣

人語

他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語人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幸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事識得如天下篇後面乃是說孔子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猶是將斂手齊脚去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

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畧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賈誼董仲舒所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也本

竅

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
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
名皆是一義今讀者將皆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為句
皆非老子之意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獨

○莊列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
而少事實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
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熬下工夫

列莊本揚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
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
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

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恠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
也

○老莊列子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棚補朋切音水
箭箭蓋也又以
手覆矢曰棚

雷擊所在只一氣來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棚裂有所
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入於雷所擊處收得雷斧之屬是
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石斧如
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極卑陋
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
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
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
撰許多符呪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
箇莊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
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

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佛教比曰公道如何之蔡云緣
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曲員矣蔡云曹
叅未能盡其術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
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
形氣了向見先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公看來果是曰若
其他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
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句
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
信口流出煞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
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文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
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
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曰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
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大史公知識

不平

甲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大學中庸看了曰大學中
庸且過一邊公恁地說了主張史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
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入這意來
如大略看不見只行下偏僻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
看從罅縫四旁處去如字寫在上面不看却就字背後面看
如人眼自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
平不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
理但看之者情偽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
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裡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求古人意
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
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默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
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
西漢人文西漢文慮憂也不似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助
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

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口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煞好曰那箇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褒也得也有許多說話做貶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謹嚴若如今人把來生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秋春聖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為之說不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其詳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駭處都是其學者後來添入續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

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揚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貴是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讎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縵不足稽矣個

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

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其嘗
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空猶傘
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
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亦此意備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為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
受物所以生物也

不應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應不是動
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
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筭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櫪謂之
牝鑲則謂之牝鑲管便是牝鑲鬚便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
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

櫪數還切刷平
聲木櫪開門
門櫪也

可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
但歸宿門戶都錯了纒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
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
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歟

元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不言如言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術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坊

沈莊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箇虛而應物
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那邊徼
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

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孝老子曰他也不
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
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孝尚
要出來應時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

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漆漆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一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個

老子之文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豪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蕪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谷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

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崢嶸之戰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畫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垂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禽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贖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古之為善士章第十五

甘叔懷說先生舊嘗說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廣

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
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追之而後動不得已而
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
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
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
耳故後來如宋齊江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
又却都不理會得他意思廣

○將欲翦之章第二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便它揀便宜底先占了若
這下則剛柔實猛各有用時職

○上德不德章第二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
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
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
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
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
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
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
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
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
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
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
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
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
如此廣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初開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說一箇生一箇方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無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須在江

西見有所謂糞車者亦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

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

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有已所積復養以嗇是

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

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

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

也如其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

能有益邪今年得李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

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個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嗇養也先生曰嗇只是各嗇之嗇它說

話只要少用些子舉此一段至莫知其極河

莊子書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

老子傳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

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

一作全牛

所見全無牛熟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詞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氣息出入之氣節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却是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個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

禮

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降施是孰居無事滂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理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其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烈風莊子音作厲風如此之類甚多節

參同契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然裏面亦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无文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

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
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

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

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

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知真箇成此物參

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

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

多其中有云千周黎彬彬子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

靈忽自悟言誦之又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

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

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

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

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李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

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備錄云坎離皆一様是精氣參

同契盡被後人胡解凡說永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

一物也精與氣二者而以神運之耳云云千周黎彬彬子

之萬遍斯可觀鬼神將告予神靈忽自悟言誦之又則文義

要訣自見又云二用無爻位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

常而無定所也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

身而無定所也備錄云坎離皆一様是精氣參

有龍虎經或以為參同契之先嘗見李通說不好及觀之

然盡是藥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備錄云坎離皆一様是精氣參

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

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

多其中有云千周黎彬彬子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

靈忽自悟言誦之又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

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

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

論修養

來又却可惜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

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

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

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
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
尚過幾時也則休也廣

長孺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
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
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與

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
未為是其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
使氣則強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身在這裏
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導引法只如消息
皆是下策耳

陰符經恐是唐李全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
他說起便行於世其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一如麻衣
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

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疎

閻江王薄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

作也他本子作因問立問握奇經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

都無許多峽崎他本此下云又詩序是衛宏作好事者附會

也因舉遺善云前輩說處或有未到他本到不可一祭

定橫渠尋常有太深言語如言鬼神二氣之良能說得好伊

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却未甚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

之自然者耳因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自是屬禮從

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易言精氣神之本云鬼神即禮樂又云前

實如何神而從天禮神自歸屬而從地云易言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狀鬼氣升於天魂歸

於地是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香

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寓

閻江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

池

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問立此等見處儘得賡陰辭無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是管逐些子換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夫道

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節問陰符經三反晝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貫上文

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節三反晝夜之說如脩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

論道教

愈熟愈有功效樂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

這自經兩節變了續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釋氏

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云收拾他人家破囊破心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此義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

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必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爾佛

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家之本性也報身者釋家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

二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

反坐其下恃侯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

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

家作如一下
三一
作五

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
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
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
預之庶乎其可也問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曰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
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
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
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
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
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
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
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義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來恐人信故以法愚之大史呂與叔
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潼有務事道巡檢亦能此可亨云天

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

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
間劍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處別去其劍
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
亡是公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共計二十九版

釋氏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
 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
 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
 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
 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
 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及其根
 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咒是他經後
 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
 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奐大誓語可笑釋氏以揚墨論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
 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
 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

輸

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及後楊朱即老子弟子八言
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
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
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帝
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
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
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
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
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
毋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是以斷之矣時
宋景文唐書替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
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簡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
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
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

為十八戒此瓊誨佛經語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
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多說此及史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
說之到後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
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
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没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孝之下
釋出於下論釋

老子說他一箇道理甚縝密老子之後有列子亦未甚至大段
不好說列子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中說
孔子則不是鄭穆公時人乃鄭頃公時人也列子後有莊子
莊子模倣列子殊無道理為他是戰國時人便有縱橫氣象
其文大段豪偉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
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
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却偷伏家言語全做得
不好伏經所謂色即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

空字說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
淨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无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
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伏家偷
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伏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
箇寶藏被伏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伏家瓦礫殊可笑
也人說孟子只關楊墨不關老氏却不知道道家修養之說只
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孝又
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
非一人但不可考耳因說子張孝干祿先生曰如今科舉取
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寫得盈紙便可得而推
行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
去學官只是備負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
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倘
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開變爲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
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
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
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尔此是齊戒之孝一變遂又說出這
一般道理來及達磨人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
妙於義孝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
足以針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
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
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宗
而選舉之制孝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
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
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養典庸禮之
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

閔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辨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個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日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尔伏享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

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說氏書皆不能盡評○謨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及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焉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伏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語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伏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都去却去

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佻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尽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問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孝既廢絕不講老佻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反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呆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廣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在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闡開在天地間後來佻氏又放開說大矣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

於

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感人之物不特无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感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它惑謙

佛

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壽

謙之問佻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佻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論釋者同異

謙之問今皆以佻之說為無老之說為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故謂之空若佻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

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有
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契飯即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滿
身著衣却道不曾掛着一條絲縷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
觀其妙有欲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
為假合則是全無也栢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
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廣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
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壽

天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
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閑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
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筭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却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此分數
然却認為已有而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
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為已有死後亦不失而
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
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
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
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
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
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
私之哉猷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玄空又說真空
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老都
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
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如此要何用南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為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曰老氏勝李可

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雅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

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楊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

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

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

誤者度入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

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營

有言莊老禪伏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

盡伏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

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

不由淺而深者釋老滅綱論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全至佛則人倫滅

盡至禪則義滅盡方子錄云正卿問莊子與佛所以不盡曰莊

家義理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李象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

罪名其他更不消說孫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

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

為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孫

釋老禪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真是虛真是寂無處不

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真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

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它一皆去

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他却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

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

無用此不齋不卯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卓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

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

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

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儒釋之辨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前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柄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

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

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

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曰未須理會自家已分

若知得真則其偽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亦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

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

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底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心便

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温不知道有水在

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

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補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与理為二亦非因欲如此乃是見處

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

說心与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

大孝所以貴格物也植一或不錄云近世一種孝問雖說心与

亦不合理却不察氏同病不可不察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

之辨其差眇忽以其觀之貞似冰炭方

儒者見道品節粲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為空為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曰惟其無理是以為空它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節

先生問眾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節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熬害事節

釋氏合不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与之不合大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它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孝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

邊了

了便釋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子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着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不善子

問伏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還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祭點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

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
 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它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
 人也豈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
 去更不問着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後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着志
 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
 於無成續

落地一作地

因舉伏羲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寂寥能為方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它物縱橫不是
 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
 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嘗破其

恰

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二
 介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隨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
 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個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專
 一用心於此則自會通達矣故李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
 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着來看去工
 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事畢莊子亦云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
 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
 可以洞古今此處外則有法只是釋氏沒道理有呀將去
 釋老之書極有美妙者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
 誤人事季文道夫

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
 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未備具不必它

求李

言釋氏之徒為學精專曰便是其常說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李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李狂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如今李者有二病好高欲速這都是志向好底如此一則是所以學者失其旨二則是所學者多端所以紛紛攘攘終於無所歸止續

釋氏下論

問釋氏入定道家教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畫之所為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閉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礼工夫曰然李通因曰世上事便與人故只管以它坐定做甚日月便要

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令人天不及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李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關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教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為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着正要如此惺上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哉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此滲漏處便留滯蓋那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教十年及其出來是

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曰動方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
 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
 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剥了一重皮又剥一重皮至剥
 到極盡無可剥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它便認做性殊不知
 如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
 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
 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竟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
 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
 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
 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
 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
 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
 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間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

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
 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麤糙爾間問彼言一切萬
 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
 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
 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
 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它只是說這物
 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們誤認心性釋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
 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
 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
 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
 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
 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
 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皆動之以禮始得天

視

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故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看箇恭敬忠如出門使民也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

厲言復禮
作字節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為所不當為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尺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節知竟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這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所以動而陽靜而陰者蓋是合動不得

不動合靜不得不靜節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作點
偈一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又有點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當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般柴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為之第疾行先長則為不第如曰運水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第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

吾

是堅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善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是其所事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偏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講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關要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或翻轉案曰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個

昨夜說作用是性因思此語亦有好雖云釋氏之學是如此他却是真箇見得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底是這性目視底是誰視底也是這性聽底是誰聽底也是這性鼻之聞香之知味無非是這箇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常常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曾做他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曾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養若自早至暮此心常常照管甚麼次第這箇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不曾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辛其教愈盛者緣他也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却常在這身上他得這此子即來欺負你秀才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說四端廣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九有四端於我者知皆廣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學者只要

守得這箇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養得這惻隱之性若合當愛處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傷害了那惻隱之性如事當羞惡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遜是非皆然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與善之間只爭這此子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發只這箇便是道理便有箇是與非和与正其發之正者理也雜而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耳個

佛家作用引罽賓王問某問他初說空今却如此曰既無理亦只是無聽亦此不聽亦此然只是認得第二箇然他後來又不如此說傳大士云云曰他雖不如此然卒走此不得是問儒釋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為之用他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為之用不知是如何又問不知先後他徑

入然後却歸此日若要從徑入是猶從近習求言職須是見他都無所用

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已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復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及

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更故生不為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

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

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皆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

千頓與戴符買山錢百萬

便可生天大雅云于頓在傳燈錄為洛嗣可見曰然

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亦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

加如揚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咒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

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下論佛經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

響不急不慢乃是大底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柳宗元六祖塔銘有中融有梓孔習方子

達磨未來中國時如遠摩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及

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問心經如何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

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是要鷓突人

抵一作昭

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此佛經語之類皆然
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經云
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
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
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
何與灑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
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
以為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李

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
輩孝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
該恐不能得身已出來方子錄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
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街卷佛說本言盡去世
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殊一塵萬事門中不
舍一法柯

華嚴合論精義祖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
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它引去了
又曰其言旁引廣論說神說鬼只是一箇天地萬物皆具此
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白直却被注解得越沒收殺或問
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
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
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
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眾生之心入它
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
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
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
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個

直一
作真

知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
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
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
曰直所謂說淫邪道蓋說者是它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
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該
辭之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
其言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
邪者是它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
遁者是它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
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該
說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天
是盡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
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
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在內則

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輩
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
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
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
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
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字然
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孝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
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裏倚底意思
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道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
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底皆是文
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執齋樣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亦
出此意也剛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

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
 居深山中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
 知其性情制取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
 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人
 多為巫若巫為崇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沈存中記水中金剛
 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他佛法橫
 入未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人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
 肉漢見他飛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敬敬闕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
 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伯紀博名續讀必大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
 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剛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又無可得
 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劫

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
 話如乾矢橛栢樹子之類只是胡鷗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
 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
 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顛雖為
 禪亦是蹉了蹊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哀
 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
 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雖說空又
 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
 果老以為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果在天童了老乃一向
 師尊禮拜果遂與之同及死為之作銘問渠既要清靜寂滅
 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果舊甚喜子韶及南歸貽書
 責之以為與前日不同令其小師錄果文字去正邪論與子
 韶書亦節却問病翁墓志中說官前由事如何曰佛家自說
 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坐死者

呆古某字今
倍以為癡歎
字誤

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臥床席耳別無它說
可學。以
下禪字。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
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
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以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
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得領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
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
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
聖錫輩皆此面之禪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
只中內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
得他又愛說一般寂除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
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
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道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
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
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
著問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
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
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
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其好笑曰它指仁義為恩愛之義故
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呆老亦非之云理義之
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個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
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
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
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
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

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碎面蓋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胃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却云彥冲修行却不會禪實李會禪却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嘆可嘆先王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豈立

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入不濟事禪村作何用振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異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却是法門也

豈

問德粹在四明曾到天章育王否曰到曰亦曾參禪否曰有特

夜靜無事見長老入室亦覺心靜先生笑因問德光如何膝

曰不問渠法門事自是大管人事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

中弔陳魏公迴途過雪峯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鵬過及至接

入却甚俗只是一路愛便宜終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

會打供想見宗杲也是如此又問人傑如何曰臨死只是漸

增削先生曰它平日只理會臨行一節又却如此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氤氣火風如云氤氣又

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

其疾暴

釋氏地水火風粗而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魄火風便是魂他

便是見得這魂魄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

是如何曰是他成就効驗底說話看他畫毗盧遮那坐千葉

蓮珠常富貴便如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

曾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

說如何曰也只是下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道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柯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為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

却有愛及他如身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為真慈剛曰義

甘吉文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

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

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

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為有緣故父母棄而不

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時

問任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

一身利便柯

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軀以為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

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珞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

氣致柔之謂也個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子

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淳

問說禪家言性大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回鞞

問禪家言性傾此于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

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

去逐了它我却受它血陰它說傾此于彼蓋如一破弊物在

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

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

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

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幸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

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間見所接論之則無了

期又曰橫渠說形續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特竟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變

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伏羲已有此說否曰今伏羲經存者亦不知孰為伏羲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滂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為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它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軻

鄭問輪迴之說是伏羲自創否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溫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

或有言脩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脩却脩後世何也道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曰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端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勝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脩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為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為簧鼓某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

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曾以女妻馬超使為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其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鳩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此時起揚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室氣又恐是腐葉飛至之

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

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在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

有佛然其人以手覆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覆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

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伏影耳峨眉看伏以五更初看

道謙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暈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

雪峯開山和尚住山數年都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俱還先生曰若是某雖無人來亦不下山大尉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

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為因報之說

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下論

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

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義剛

釋氏之人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運求上達不務下學。備而不該。曰未預如此立論。儼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反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脩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問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李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問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及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

是你弄這此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為形而下者。以空寂為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得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稍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話。講文章。所藉以為取利祿。声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

且

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
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
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文他
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奪他只是依
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間大夫好論
問士大夫未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
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
為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具省得氣
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為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
引入去盡

今之學者往往多疑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
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踈略無
箇好藥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
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

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
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
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廣

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
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又說張無垢參泉老汪玉山被
他引去後來亦好佛但汪丈為人無果決好佛又見不透又
不能果決而退嘗見汪文論楊大年好佛後來守不定汪丈
甚不信云是蘇子由記此恐未必是補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為通逃淵數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
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
與之對談如泉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恩退與張魏
公如水火泉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泉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
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補

韓退之詩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窺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

今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以為耻所謂出入人鬼間也如妙喜與張魏公好又與一種小人小官好璘

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李唯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方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它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為下者程氏說野狐精正醒幸

因說某人棄家為僧以其合奏官與弟二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蟹感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虧

作不勿一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不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厚

先生說及俗人之奉佛者每晨拜跪備至及其老也體多康健以為獲福於佛不知其日勞筋骨其他節省軍用血氣所以安也過

夷狄之教入于中國非特人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廟所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于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眾鬼神只是依人而行必

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賊出觀李翺論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問佛法所以傳至今以有禍福之說助之曰亦不全如此却是

人佐佑之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為多其後達磨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

假可下問胡僧不能害傳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動胡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關得極善觀翻成它只裏理會箇寂
 滅不知須強要寂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為
 尊有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故事全不通點檢
 喜怒哀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
 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
 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
 它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誣開口便說恒河沙
 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伏授記某甲幾劫後
 方成伏上有神通何不使成就它做伏何故待闕許久又如
 住世羅漢猶未成伏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它撰
 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小人勢須用退之及焚去乃
 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伏教者然實繆為此
 說其心豈肯如此仁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等卑
 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旦因讀伏書翻上收斂人便指為

學伏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孝悌者全
 不會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
 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
 為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
 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耳當

因論釋氏先生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闕伏氏矣然
 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釋氏自謂識心見性
 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分為兩截也聖
 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
 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
 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故弃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与
 用不相管也時魏才仲侍側問其故先生曰如今未有此病
 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鳥啄之不可食須是認下
 這底是鳥啄知此物之為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

作四肆一

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四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極救也

因說誠意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伊川謂所執皆出禪李之下此說甚好謂彼

今之闢伏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極高麗之

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伏者類是氏以空為

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為辨舊嘗參究後頗

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肯一壁放且

理會李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揚

儒之不闢異端者謂如有賊在何處任之不必治揚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蜀本

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為洛李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

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

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蜀本有文集

有跋此帖者蜀本乃僧與潘子真蜀本帖蜀本以載於山谷

集者必山谷嘗錄其語或以為山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

佛李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

初孝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

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伏說為己使曠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孝出於

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灯錄中如退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

注破云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為作文矣其好

辯甚也振

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拘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

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

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大

漢書類卷第一百二十七計一十六片

本朝一

大祖朝

漢高祖本朝大祖有聖人之材必

或言大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

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

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

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取以為兵強則一

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

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等處柴氏得

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縫隙

渠答云不忍劉氏不知無食也此等共意可見矣彼他辭直理

順了所以難取

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
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
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
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它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卓
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覺真宗時遼人直至
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得到這般田地前
漢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
亦氣衰故揚

仁宗朝

問章獻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曰亦是仁宗資
質好後來亦是大平曰以宮中太寬如雀乳母事宣仁不知
此一事便反不及章獻訶

英宗朝

亞夫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會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

范鎮言誨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於濮王一邊
禮數大薄復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該斷不可且如今
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
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
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
為父只緣眾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
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
子猶朕之子也比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亞夫問古
禮自何壞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
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
書盤庚殷之兄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上
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為人後為之子其義甚詳

濮議之爭結殺在主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
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

理自然不由人安排坊

本朝許多大疑禮都措置未得如濮廟事英宗以皇伯之子入繼大統後只令嗣王奉祭祀天子則無文告續

神宗朝

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蕃小兒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勞費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此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為不可棄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啟之遂至中朝傾覆及思鄭公之

言豈不為天下至論義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上做得不中節拍如玉介甫為相亦是不出世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求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直

神宗大槩好用生事之人如吳居厚在京西括民買鑛官司鑄許多錢令民四口買一五口則買二其後民怨幾欲焚之吳覺而免然卒稱旨其後如蔡京欲奉行神宗時政而所舉行者皆熙寧之政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擔負其失以為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道實不曾紹復元豐之政也議

神宗事上留心熙寧初闢闔京城至四十餘里盡修許多兵備每門作一庫以備守城如射法之屬皆造過但造得大文軍人割地不曉議

熙寧作陣法令將士讀之未斷殺時已被將官打得不成模樣
了職

論及木圖云神宗大故留心邊事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
神宗理會得之字極喜陳殿院師場文嘗於大學中取其程文
閱之每得則貯之錦囊中及殿試編排卷子奏御神宗疑非
師錫之文從頭閱之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必陳某之文也
真之第三已而果然

溫公日錄中載厚陵事甚詳林子中雜記載裕陵事甚詳防

哲宗朝

哲宗常使一舊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又只如此在問之云是
爹上用底宣仁大慟知其有紹述意也又劉摯嘗進君子小
人之名欲宣仁常亡喻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與孫子說然
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銜之
紹述蓋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揚

哲宗春秋尚富平日寡言一旦講筵說書至又用三德發問云
只是此三者還更有這也問得無情理然若有人會答時就
這裏推原却煞有好說話當時被忽然問後都答不得
紹聖四年長安民家得秦璽改元亡符是時下公卿雜議莫有
知者李伯時號多識辨其果奏璽遂降八字赦

徽宗朝

欽聖當時論宰執有廢劉再立孟之意曾子宣兩存之後蔡京
以曾欲廢劉治之蔡為相第下為樞密入文字謂在伯兩曾
謂臣欲謀廢宣仁臣無此事欲案治遂治任伯爾其他一二
十人當時言事官不及此事者亦因以治之

徽廟初上蔡初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只
求監局之類去或謂建中筆號與德崇高不佳上蔡云恐亦
不克一播後下獄事不知方

徽宗因見星變即令衛士什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

炒明日蔡以為言又下詔云今雖仆碑而黨籍却仍舊職
蔡京謀取鄧鄧費四千萬緡場

今看着徽宗朝事更無一着下得是古之大國之君猶有一二
着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着下得是使無
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
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着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為
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
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
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幣
藏空竭遂歛敷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
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罷守親自徵督
必足而後已亦賒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
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抄簿曆朝
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慶之河北

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
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
之兵議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豆祿
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為中國戰鬪守禦幾年矣
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蕃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
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
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長驅入中原
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
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
其擾又契丹敗亡餘將數千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
受又恐其為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毅者知平州欲
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由間路往又為虜所得而張毅已
來降矣虜益怨文契丹云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
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極所以養

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虜所得虜人破為由是虜人大怒云始与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致來不柰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放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乘他常以守信義為說其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與大宋盟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我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卓

宣和內禱惟有吳敏有中橋居士記錄說得最詳

老內侍黃節夫事徽宗言道人林靈素有幻術其術也無如溫革言見鬼神者皆裨官某不曾見所作天人示現詎皆集衆人之妄更謂如此節夫開

欽宗朝

淵聖即位時日重暈相軋太祖陳橋即位時亦然淵聖即位三

四日後昏霧四塞豈取南仲邪說有以蒙蔽之乎

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縱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如詔旨付主帥論用兵事亦儘有商量處置但其後須有更當子細不可悞事之語又嘗在李先生家藥方用子上見箇御筆其用子是朝報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授祖宗科舉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取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於不審遂行出今得師傳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旨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等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綱罷而大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間隙疑其以軍民脅己方園閉時降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

積

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甚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曼衍於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靖康所用依舊皆熙豐紹聖之黨欽宗欲褒贈溫公范純仁以畏徽廟遂抹純仁字改作仲淹遂贈文正太師揚言及靖康之禍曰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佑間只是相共扶持這箇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亦不敢施設一事方得天下稍寧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為如此安得天下不亂卓

高宗朝

二聖北狩時遣曹真中道歸於背心生願上寫云可便即有來救父母職

胡明仲初召至揚州久之未得對忽聞鄰居有一衛士語一衛士云今夜次第去了胡聞之急去問之云官家亦去胡只聞得一句便歸叫僕糶數斗米造飯裹囊夜出候城門暗中見數騎出謂上也遂出遂後得舟渡江乃見一人擁檀坐石上乃上也揚

漢揚州時熱殺了人那不得過來底切骨然當時人骨肉相散失公路皆帖榜子店中都滿樹上都是這邊却放得幾箇官者恁地一日康履與諸官者出觀潮帳設塞街軍人皆憤惋不平後成苗劉之變王淵也是善戰然未為有大功不及當時諸老将一旦簽書樞密人皆不服一日早只見街上關仁地人不敢開門從隙中窺但見人馬皆滿路見苗傅左手提得王淵頭右手提一劍以徇眾少頃盡殺官者逃在人家夾壁中底也一齊捉出來殺朱勝非却也未為大幸當時被苗劉做得來可畏了不奈何只得且隱忍去調護他却未幾而

義女至這事便都休了是他無狀時不合說他調護其有功
 被義兵來剗地壞了他事是他要自居其功這箇却爭當時
 若未殺了苗劉也無了當他若尚在那裏終是休不得剛
 苗傳乃一愚夫劉正彥本文士先欲投中官唐某唐云子乃文
 臣吾其如子何子按武而來乃可劉既換武唐不顧之專主
 王淵正彥遂鼓扇傳是特命淵簽書武將皆憤怒故起此禍
 張魏公在平江湯東野作字有傳云赦書到湯訪于魏公上
 云可遣一識文理人先去拆看乃遣教授行果明受赦是特
 恐諸軍變魏公乃與湯商量先搬出犒賞錢使人持舊赦書
 於樓上宣之既而韓世忠軍至遂同謀逃兵呂丞相在建康
 推為盟主問朱丞相之功如何曰在城中亦只得如此但設
 有它變渠亦不能死節要之亦有功其後苗劉出走到臨平
 為魏公等所敗朱乃全諱此一節未是今朝天門乃是其所
 造隆祐自禁中棄簪以出金人陷京師亦取隆祐適瑤華失

火步歸孟氏得免可

苗傳并一姓張人不記其名乃走至武夷新村張論人捉之苗
 街之遂言於捉者曰某却是苗大尉然今捉某却是張則汝
 功已被張分之矣捉者即殺張時韓世忠收范汝為尚在蓬
 州韓欲得苗而其人乃解送建守李李送行在韓勢盛遂入
 文字以苗為某得被其人奪了其捉人遂編管建守亦罷官
 其功遂為韓所攘文字所載皆言韓收苗但此中人知之以
 此知天下事多如此文字上如何可全信淵又云劉正彥結東度
官者其事皆正彥
教苗為之

高宗行達會稽樓寅亮待次某縣承寓會稽村落中出奏書乞
 建儲高宗時年二十六七大喜即日除監察御史遣黃院子
 懷勅牒物色授之中使至其家七人聞倉卒有聖恩以為得
 罪且死相與環泣寅亮出使者自懷中出勅命寅亮拜受與
 使者俱詣行在所此事國史不載先生嘗欲問於太史俾之

編入而不果每以為恨

樓寅亮明州大上朝入文字云自太宗傳子之後至今太祖之後有類庶姓者今虜未悔過中原未復云云乞立太祖後承大統太上喜遂用樓為察院振

曾光祖論及中興遺史載孟后過贛州時事與鄉老所傳甚合云大后至城中遭某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一隊賊來圍了城曰其時也是無策虜人是破了潭州後過來分隊至諸州皆是緣港上來太后先至洪州時此間王修撰在彼作帥覺得事勢不是遂白扈駕執政太后乃去後三四日虜果至王乃走城中百姓相率推一大寄居作首而降虜進賢姓傳者言是李侍郎曰不必更說他名字又曰信州先降虜撫州守姓王聞信守降亦降剛先生脚疼卧息樓下吟詠杜子美古柏行三數遍賀孫侍立先生云偶看中吳小記載勾龍如淵入爭和議時言語若果有

此言何史得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來魏公既勉車駕到建康紹興七年時虜王已篡高慶裔粘罕相繼或死劉豫既見疑於虜二子又大敗而歸北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祉事見黜趙丞相忽然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着竟不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歎息久之云為大臣謀國一至於此自今觀之為大可恨若在建康則中原氣勢相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靈靈莫不在目雖欲自己不能自己者惟是轉來臨安南北聲迹寢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是利害方建康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被占松江而下將至聞車駕已還臨安遂稱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筠叟在荆鄂間為守聞車駕還臨安即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給事赴去多日兼江面闊船多如何去尋得陳云江面雖闊都是下去

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是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
詳和本意上不為宗社下不為生靈中不為息兵待時只是
怯懼為苟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置得是當
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看當時措置可
驚可笑續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
而趙相入遂定都臨安饒
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
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
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
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
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
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

都雖勝似坐杭州如在深窟裏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
應接得蜀中上一邊事體看來其說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
任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初勵兵於鄂渚有旨令移鎮江
陵飛大會諸將與謀編問諸將皆以為可獨任士安不應飛
頗怒之任曰大將所以移鎮江陵若是時某安敢不說某為
見移鎮不是所以不敢言搭某看這裏已自成規摹已自好
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非某之所
敢知飛遂與申奏乞止留軍鄂渚建康舊都所以好却以原
頭城為險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渡得此水上這岸方
得所以建鄴可守屯軍於此城之上虜兵不可向矣續
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着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建康
欲自守則莫若都臨安或問江陵曰江陵低在水中心金德
堤被他殺守堤之吏便乖那堤一年一次築只是主節

張戒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戒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陸

下居危思安陳同父極愛此對坊

六上曰朕恨不手斬耿南仲揚

岳飛嘗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乞

皇子出閣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

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衆議姓王者在候班見飛呈劄子

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外却來干與此等事

卿緣路來見他曾與甚麼人交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其

密無人得知但以此推脫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

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故是有見識某向來在朝

與君舉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

後裔乞加此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議

范伯達如去盡袁仁宗時論立英宗許多文字進呈一日太上

謂陳康伯曰范某近進一文字亦好朕此意定已久遂命陳

公論立太子第一時定振

昭慈小不快高廟問疾因話問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家高廟

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厚之後撰造中間雖嘗辨

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曾改可令史官重議剛修以昭明聖

母之德于萬世時趙忠簡當國遂薦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

圭數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處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

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罷張魏公繼之又欲脩政動禮議

而辭元今史官某等簽出未及改而又罷趙復相遂以為言

高廟欲從之趙有文字說但禁其子孫足矣恐不可及其親

戚上批以為省所奏可見仁怒更宜子細無貽後悔未幾趙

復罷謝祖信為諫官遂排擊之不遺餘力嶺表之貶實祖信

之力也祖信邵武人乃章厚之壻因言當時若非高廟要辨

別和正如此則一代史冊被他糊塗萬世何以取信廣

太上出使時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諫不從宗惠簡欲假神以

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筮仍其廟有馬能如何
遂入燒香其馬嘶車輦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
意矣遂止不往後太上感其事以為車輦是即位之兆不曾
關白中書只令內官就玉津園路口造崔府君廟令曹諫作
記一日此使來奏出接過玉津園見之歸奏所見太廟不知
是何神太上因語之秦曰虜以為功今却歸功於神恐虜使
見之不便即日折之奏全是倚虜脅太上每取旨時只是說
過一日除周葵作何官太上曰周葵為彼官未久且今在彼
秦不應下來即批勅除之政府一人云適間上意未久秦曰
此等事只是奏過便了遂除之取基崇禮御批事徐博之作
一字相拜罷記載其事秦欲毀之行文字令天下盡殺官焚
其書後先下喜於秦矣又以此書懼不可言一日只見一使
來下書并封文字一束徐視之乃在舊吏送其所作書案
也小入中有石人如此

擢曰

口檜設計移之曹錫言水張此老遊之檜遂除他後官令
奏邊事檜遂聞其偉殿中侍御史周葵欲言戶部尚書梁燾
不待光堯應之便改徐可李錫云周葵為御史欲批知臨
步府其人遂直入檜幕中再三懇告檜先奉事邊
朝其人遂直入檜幕中再三懇告檜先奉事邊
即葵不得上至者與某後官相見袖中出
所欲上章奏乃是臨安尹某從官方悟其結
靖康建炎大上未立時有一宗室名叔向秦王位下入白山中
出來括數十萬人欲為之忽大上即位南京欲歸朝廷然亦
肯以其兵與朝廷欲與宗澤其謀主陳烈曰大王若歸朝廷
則當以其兵與朝廷不然即提兵過河迎復二聖叔向棄歸
朝廷後亦加官之類拘於一寺中亦與陳烈棄之而去
竟不知所之烈去叔向陰被害揚
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
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
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
奏云只此便是不誠先生云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及言張

侍郎一生學佛此是用老禪機鋒德

論及黃察院劾王醫師先生曰今此東百官宅乃王醫師花園
後來籍為百官宅直卿曰中貴只合令入大內住庶可免閑
節之類先生曰他若出來外面與人打關節也得更是今人
內甚窄無去處便是而今都不是古七人置官者正以他絕
人道後可入宮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都與常人無異這都
不是出入又乘大轎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雖侍
從亦乘馬惟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方賜他乘轎然也尚
辭遜未敢便乘今却百官不問大小全乘轎而官者將命之
類皆乘轎見說虜中却不如此中貴出入宮禁只獨自若有
命令只是自勒馬亦無人引數一僕頭却取落兩隻脚在懷
裏自勒馬去這却大故省徑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
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今却官者亦
作大屋以祖宗全感之天下而猶省費如此今却不及祖宗

天下之半而耗費却如此安得不空乏哉

逆亮臨江百官中不挈家走者惟陳魯公與黃端明耳是時
剛請駕幸閩中以為閩中天險人民忠義是時閩中盜賊正
充斥乃降旨令開閩中路闊丈五尺又宿州之戰高宗已遜
位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反一千足名俗擔索高宗
懲雅揚之禍故百官般家者皆不問揚錄云逆亮在順時朝
士皆辭去惟陳魯公黃

通者不勸當時亦有言者令止壞了人
姓之揚州時海不先令其去多壞了人

問康辰親征詔舊聞出於洪景廬之手近施慶之云刘共甫嘗
為之乃翁嘗從共甫見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時陳魯公當
國命二公人為一詔後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景廬
者後段用共甫者問此詔如何曰亦做得欠商量蓋名義不
正故也記得汪文嘗以此相問其答曰此口曾以淵聖為辭
蓋前時屈已講和者猶以駕輅在北之故令其禍變若此天
下之所痛憤復讐之義自不容已以此播告則名正言順如

八陵廢祀等說此事隔闕已久許多時去那裏來

孝宗朝

孝宗幼年極敏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為憂其人進來却恁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必被責劾武某人作省元五母雖用畝字孝宗大怒欲駁放了後又不行問壽皇為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樓寅亮上言舉英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為帝王者當於太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繼除臺官趙忠簡遂力贊於外當時宮中亦有齟齬故養兩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僖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壽皇如何處置李可高宗將禪位先追贈秀王可謂能及父子之道者矣

高宗初張魏公奏事論恢復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外後來講和了便休壽皇初年要恢復只要年歲做成問壽皇時人才已不及高宗時曰高宗也無人嘗時有許多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如此問去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它講道理了又問去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湖上初恢復之志甚銳及符離之敗上方大慟曰將謂番人易殺遂用湯思退再和之後又敗盟揚壽皇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趙

許多人續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嘗歎自家不知箇孫仲謀能得某嘗謂士大夫不能尺言於壽皇真為自負蓋壽皇儘受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辦折爾趙壽皇晚來極為和易某嘗因奏對言檢旱天語云檢衣之弊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得其要領又言經總制錢則

曰聞巧為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事極為諳悉趙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善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謁

貼于其上果否曰有之孝宗是其次第英武劉共濟奏事便

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

刻木為之皆上萬機之殿即御之以習提鞍騎射故也又曰

某嘗以浙東帝平事入見奏及賑荒上曰其弊只在後時夫

實此四字極切荒政之病臆

歲旱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恭父奏云此固陛

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

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父斯語頗得

大臣體因言梁丞相白

因言孝宗末年之政先生曰某嘗作孝宗挽辭得一聯云乾坤

歸獨御日月受重光雉

因論壽皇最後所用宰執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於上前說何

事可學云某人却除大職名與小郡又有被批出與職名外

任却是知他不足取曰壽皇本英銳於此等皆照見只是向

前為人所誤後來欲安靜厭人喚起事端且如此訂過至於

大甚則又厭之正恐駿馬之奔蹏而求一善馬騎之至其

駕鈍不前則又不免加以鞭策薛補闕曾及某人壽皇云亦

屢以意導之而不去舉此亦可見大抵作事不出於義理而

去於血氣人之未有不消鑠者向來封事中亦嘗言此軀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着布衫遵行古禮可謂上正千

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

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賜

孝宗居高宗喪常朝時裹白幞頭着布袍當時臣下却依舊着

紫衫周洪道要着涼衫王季海不肯止於紫衫上繫皂帶今

上登極常時着白綾背子臣下却着涼衫頗不失禮而君之

服遂失其舊人傑。廣錄云今上居孝宗喪臣下却着涼衫

方正得臣為君服人主之服却有未盡願在

淵閣奉宗計三日後易朕心下殊不穩不免使人傳語官
實且着諒於後來朝廷行下文字來方始敢出榜曉示

寧宗朝

上即位踰月留換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
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
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
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
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論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
機務或欲均供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
尊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
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至

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字某云向來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
為隆字近降字今既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熙本作純字時
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蓋純字有屯字在旁
又曰真宗時楊大年擬進豐亨字上曰為子不用

文政三十四

